

彩霞万里

凤 章



本书于一九六五年出版。此次再版，由作者作了修改，并增加了一篇《拜师记》。

封面设计：宋文治

彩霞万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06号〉

字数 92,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5

1965年3月北京第1版 1972年12月北京第2版

197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1936 定价 0.35元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录

彩霞万里.....	1
秘密.....	17
老铜匠和老银匠的故事.....	28
夜访.....	50
穆瑞珍.....	61
拜师记.....	71
老叶子.....	82
还有十天.....	94
为革新者画像.....	101
快活师傅.....	111
六十五夜.....	118
传达.....	131
茶花园里.....	146

彩霞万里

我们的小组长是个党员，姓杨，名玉梅，为了顺口，大家都习惯把个“玉”字省略掉，叫她杨梅。组内大块头阿姨还叫她小杨梅。其实，她并不小，三十四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只是个子小一些罢了。人生得很端庄、俊俏，不管穿上什么样式的衣服，都显得秀里秀气的，那么合身、好看。她平常话不多，有许多话，似乎用她温静的微笑、顽强而端正的小鼻子和那双闪亮的大眼睛代讲了。

厂里生产的绸缎织物，品种很多。什么美丽绸、珊瑚绸呀，丁香缎、金玉缎呀，织锦被面呀，等等，光听听名字就知道这些产品够漂亮的了。对这些织物全会织的，我们小组里只有杨梅和大块头阿姨。每逢机上换新的织物，杨梅总要化不少上班前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教别人练习操作。她很认真，很细心，不喊累，只有她那顽强而端正的小鼻子上，常常闪耀着几颗细细的亮晶晶的汗珠。她很关心人，啥人啥脾气，啥人啥性子，她是落地桃子熟透啦。有一次，小鬼张爱珍，突然在小组会上不大作声了，闭着嘴，老是要发笑。

碰到啥事情啦？我们问问她，她摇摇头：“没啥，没啥呀！”可是，还是一副要笑又忍住笑的神情。这时，杨梅笑眯眯的，用肩膀碰了小鬼一下，在她的身边轻轻说：“家里有啥喜事啦？嗯？”小鬼连耳根也红了：“是……嗯……他，他当了先进……”声音轻得象蚊子哼，下面“工作者”三个字，竟化成“噗哧”一声笑出来。大家也哄笑起来。——原来是小鬼的爱人当选为市的先进工作者了。这个小鬼有个怪事，碰到欢喜事，反而不大说话，碰到不顺心的事，话多得要用篮子装，而且说得象翻水泡泡一样快，弄不好，还要和人斗一阵嘴。最先摸到小鬼这脾气的，就是小组长杨梅。所以小鬼什么事都喜欢找她谈。还有大块头阿姨，对什么事兴趣都很高，说起话来喜欢拍打着巴掌。有一次，开小组会，大家并不觉得她和平常有啥两样，散了会，杨梅私下说，今天大块头阿姨连一个巴掌也没有拍，恐怕有啥心事。晚上到她家一走，果然是老夫老妻在早上吵了架，到晚上还翘着嘴巴不说话哩。杨梅当场做了调解人，说说老头子，劝劝老阿姨，直到九、十点钟才回家。第二天小组会上，大块头阿姨的巴掌拍得比平常响，比平常多！

难怪大块头阿姨说：“我就喜欢小杨梅！”

二

谁知，杨梅竟忽然说，她准备请求离开我们这个组了。这是她亲口对我说的，甚至还给我看了她给车间党支部的

报告。

说实在话，我们怎么舍得她离开呢？可是听了她的话，我不由很激动，挽留她的话一个字也不好意思说出来，她真不愧是一个共产党员呵！当时我却说过一句蠢话，直到现在还觉得脸在发烧哩！

还是我把当时的情况说一说吧！

我家和杨梅的家，住在一条巷子里。我家住在巷头，她家住在巷尾。上班去，不是她喊我，就是我喊她，两个人同伴走路热闹些。通常总是她喊我的时候多，我常常睡觉睡过头。这天，天蒙蒙亮，我听到有人用两个指头弹我家靠路边的百叶窗子，发出细雨打芭蕉似的声音。我知道是她，是杨梅来了。我忙打开窗，只见她含笑站在窗口，问我：“你早起啦，睡得阿足？”我点点头，回身看看我的明明与毛毛，两个小家伙睡得呼啦呼啦的，我拎起饭盒、草提包，踮起脚尖，到我婆婆床前招呼一声，就和她一起向厂里走去。

这时候，天越来越亮了，不过小巷里仍然很静很静的，只有那抱着竹枝扫帚的清洁员在沙沙地扫街；偶尔，也有一辆倒马桶的粪车在小巷里喀喀驰过，才打破这清晨的宁静。

我从心里佩服我们的组长。她有三个孩子，顶小的才不过两岁，爱人在上海，家事全靠她安排。可是，她一直是那么不慌不忙、干净利落的。我问她夜晚怎么安排孩子的，她说，这靠她娘帮助。她娘带两个大的睡，她带一个小的睡。老人家对生产很支持，差不多家务事都给她分担了。说着说着，我们已穿过两条巷，到了石子马路了，眼前一亮，

觉得精神也振作了一些。她接着充满感情地说：“我就喜欢早晨！”

我们本来并排走，她忽然落后了，我扭头一看，原来她停了脚步，一下神采飞扬，眼睛那么亮，俊俏的脸红红的，仿佛被什么迷住了。她举手指着前面，快活地说：

“大姐，你看，多好看呀！”

我顺着她的手向东看去，呵，是早霞。真的，多漂亮呀！在马路尽头的天边，紫的、红的、粉红的、金黄的云彩，一片片，一团团，交错着，拥簇着，发出五彩毫光。连石子马路，马路两旁耸立的大叶子梧桐树，都涂上了一层红色、金色的光彩。

杨梅这刻已不象平常那么稳重、沉静了，倒象个调皮的孩子。

“大姐，你看象不象？这紫颜色的，是一簇紫玫瑰；红颜色的，是一串串耀眼的红玛瑙；粉红的，是六月里的荷花；黄的，是白云镶上了金边……”

“象，亏你想得出，你简直是一个做诗的人！”我佩服她比喻得好。经她这么一说，我感到早霞更美丽了。怪道有几天大早，走到马路上，她就放慢了脚步，她是注意这个呵！

“你说，大姐，这整个一片彩霞，看上去总的象什么？”想不到她的情绪这么高，她本来穿的一件淡蓝褂子，也给彩霞染红了。她这情绪，这衣衫，和这灿烂的清晨，简直融和一体了。

“象什么？象……”好的比喻都被她说了，这整个一片，

我更说不上象什么。“这是早霞，就象早霞嘛！”

杨梅咯咯地笑了。

“我说它象九霞缎，就是第二小组生产的九霞缎。”

她比得真好！九霞缎是我们厂里最近新添的品种，是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织过的品种。它的图案的美丽，色彩光泽的动人，其他漂亮的织物都不能和它相比。厂里有人把它说成孔雀开屏那样好看，有人把它说成凤凰展翅那样迷人。这些比喻虽好，现在看，真的，却不如说它象这清晨的彩霞最确当。我挽着她的手，边跑边笑道：

“杨梅，这天上也有象我们这样一批织绸的挡车工吧？”

“有，七仙女。”杨梅又笑起来。不过，笑容马上又收敛了，却微微皱起了眉头。“九霞缎漂亮是漂亮，可是一想起它的质量，就叫人不舒服。她们第二小组为它伤煞脑筋。”

“是呀，九霞缎的正品率只有百分之六十，真难织！”我想起，她们第二小组的人马，全是能适应织各种织物的好手，小组长汪正英在技术上和杨梅一样，是数一数二的尖子，可是次货还是一匹匹的出来。还有，只要看看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朱大年同志，这十多天来，整天泡在第二小组，就知道问题的严重了。他是个刚强、坚毅、精力旺盛的人，说话鼓动性很强，哪里有困难，他就在哪里。他有句口头语：“上，天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人们看到他，总是信心倍增，勇气十足，困难克服得也快些。可是这一次，这么长时间……

“难是难织。大姐，你记得支书谈九霞缎吗？他说，织

九霞缎的原料是最好的原料，九霞缎的规格要求也是很高的。可是，现在能符合这种高质量要求的，一百匹中只有六十匹。我们能安心吗？大姐，支书真说到了我心里去啦。那么好的原料，我看见变成那么多的次货，心都发麻了。”

我也叹口气。我说：“我还看到她们组里的小莲芳为了质量哭过哩。把这个关攻下来可不不容易啊！”

杨梅说：“厂党委和车间党支部不是要求我们都要关心九霞缎吗？要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协助第二小组把这个质量关攻下来。”我说：“是呀！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织过这个品种，要求又那么高，大家又没有经验。”杨梅说：“什么事总是从没有经验开始的。”我点点头，说：“听说厂党委正在采取措施，要加强第二小组的技术力量哩。”

杨梅忽然紧拉着我的手，热心地说：

“大姐，告诉你，我想要求调到第二小组去。”

我惊讶地停下脚步。可是杨梅却又和平常那么一样稳重和沉静了。闪亮的大眼，顽强而端正的小鼻子，显示她的话是很认真的。大概我脸上露出过不相信的神情，她又说道：“我想过好几天了，第二小组生产上碰到了困难，我是个党员，不能看着不管。你看，报告我都打了。不过大姐，你先别在小组里广播，等批准了再告诉大家。”

我看了她给党支部的报告。

我激动了，我的血朝上涌，心直跳，她，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看到困难就扑上去的人呵！她是要求到最棘手最艰巨的地方去呀！我说不任何挽留她的话。可是，不知怎的，

我忽然想到另一件事上去。我们小组的丁香绉，正品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产量日超，小组里每个人月月得奖。要是到第二小组去，因为九霞绉产量质量低，不但没有奖，而且工资也比我们少。两项一加，要少拿多少钱呵！这样行吗？我想着想着，真见鬼，我竟把这样一句蠢话也说出了，我说：

“这样每月的钱，你要少拿五分之一！”

杨梅轻轻地笑道：

“你怎么想这个？大姐！革命难道是为了钱？我们不能让钱牵着鼻子跑。”

我从没有感到她那温静的笑会发出这样大的力量，一下我的脸烫了，就象火球似的炙人……幸亏太阳已出，阳光盖住我的羞愧，而且我们也已到厂了。

三

我没有给杨梅广播。可也想不到这样快，支部在我们当天下班的时候，就批准她的要求了。在收工会议上，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朱大年同志，特地到我们小组来宣布这件事。他又说，第二小组正迫切需要技术力量，所以确定杨梅第二天就到第二小组去。

我还有点思想准备，小组其他同志却都怔住了。小鬼张爱珍两眼瞪得大大的；喜欢说笑的朱阿凤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听着；而大块头阿姨的嘴动了动，想讲什么，终于没有讲出来。的确，讲什么好呢？谁不知道第二小组正处于

最困难的阶段呀。会上静得发闷，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激动。还是杨梅静悄悄地笑了，说道：“我又不调到厂外去，还在一个车间里，天天见面，你们做啥这样呀！”支书笑道：“你们不要舍不得了。杨梅走了，杨梅留下来的担子大家还要挑起来，而且要挑得更好。”我说：“是呀，支书说得对，我提个意见，杨梅同志走后，我们一定要把生产搞得更好，保持先进。”一向和杨梅随便惯了，这是我近来第一次在她的名字下加上“同志”两字，而且我讲得那么郑重。大块头阿姨忽然拍打着巴掌道：“对，还要突破百分之九十九！”我知道她指的是我们现在达到的质量指标。小鬼张爱珍说：“还有，大家心齐、团结。”朱阿凤插嘴道：“你老是要和人吵嘴！”小鬼一副认真的样子：“我再不和你们吵嘴了！”大家哄笑起来，连支书也忍不住哈哈笑了。

小组会又象平常一样热闹起来。这时，我忍不住悄悄去看墙壁上挂的生产成绩图表。一张，是我们小组的，每个人的名字下面，产质量的红箭头都是老长老长的，其中有一条最长，那是杨梅的。再看另一张，是第二小组的，每个人名字下面的红箭头，都象兔尾巴那么短秃秃的，就连她们小组长汪正英的质量成绩，正品率也不过达百分之七十，因此她的红箭头也比我们组随便哪个都短上一大截。看情况，这叫人伤脑筋的九霞缎确实是棘手。我真担心，杨梅的红箭头以后会不会变成秃尾巴。

果然，三天一过，就见了分晓。杨梅名下的红箭头陡然短了一大截。原来她到第二小组的头三天中，几乎每天都

有一匹次货，而且产量也没有完成，和第二小组的同志一样了。我心里很急。自从她调组以后，我们又不在一个班次。我们上班，她已下班了；她上班，我们还在休息，平常碰不到头。于是，我就注意她们每天的生产成绩图表。又是五天过去了，情况仍不见好，杨梅的红箭头又短了一些，真糟！可我也没有办法帮助她。有两次，我们上班了好久，她们第二小组的人早下班了。我却看到她仍俯在九霞缎的机子上，把一根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断丝接起来。她又打断头啦。可是她很沉静，一点不慌乱，只有那端正的小鼻子上冒着晶莹的汗珠，显出一股顽强的劲儿。又一次，我在饭堂碰到了她。我似乎感到她那俊俏的脸瘦了些，眼睛也大了些。我说：“杨梅，我都为你们急坏了，究竟怎样啦？”她还是那么温静的笑道：“大姐，急有什么用！天下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从她那闪亮的眼睛里看到了坚毅和自信。

我还是每天注意第二小组的生产图表，这几乎成了我上班前的习惯了。可是，我发现，原来我们小组里好多同志都和我一样。大块头阿姨和小鬼张爱珍更是突出。看到杨梅的红箭头长了些，就当着好新闻那样传告；箭头短一些，就要嘬起嘴巴。开始，注意还只集中在杨梅身上，慢慢的，我们这种热烈而迫切的注意就扩展到整个第二小组了。“好呀，今天第二小组只有一个人的红箭头短了。”“九霞缎昨天没有出次货！”“不好，今天出了三匹！”“好消息，有五个人红箭头都长了。”上班前，大家在生产图表前都要这样热烈地惊喜、慨叹一番。第二小组生产的好坏，后来甚至可以从

大块头阿姨和小鬼张爱珍的情绪上测量出来。要是大块头阿姨这天说话没有拍打着巴掌，不是因为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而是为了九霞缎出了次货；要是小鬼张爱珍这天脸上出现了要笑又忍住笑的神情，不是因为家里有啥喜事，而是第二小组同志的红箭头都长了一截。九霞缎就象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铁屑一样，把我们的的心，不知不觉地强烈地吸过去。

四

我们的巴望没有白费，九霞缎的质量在好转，第二小组同志的红箭头都增长一些，虽然这种增长还不能算稳定，但大家都喜孜孜的。

我想起了杨梅，好久没有和她一起了，这一段时间不知她忙得怎样，她们是怎样让九霞缎慢慢好起来的。这天厂星期日，很想看看她，反正她家离我家只有几步路。

杨梅家里，一向是清清爽爽、静静悄悄的。每次我去，都见她娘，那个五十多岁的健壮的老太，戴着副老花眼镜，在纳鞋底。天井里，两只大母鸡，不是环着一条腿打瞌睡，就是踱着方步咕咕地寻食。五岁的一个孩子白天到托儿所去了，两个小的在悄悄地玩积木。给人一种恬静、安适的感觉。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一进门，听到孩子在哭，堂屋里乱糟糟的，堆着一堆老高的脏衣服。天井里，鸡屎东一撮西一块的。杨梅的娘，一副和人作气的样子，面孔板得象要落雨

的阴天。看见我，倒是和悦地招呼我坐。问起杨梅，她不满意地说：“出去了，一早就出去了，连厂星期天都不肯在家。跟一个大面孔的老师傅，还有个短辫子的女同志出去了。”

我知道，那男的是支部书记老朱，女的是第二小组组长汪正英。肯定他们又是研究九霞缎质量去了。

“说是找老师傅取啥个经去了。”她生气地说，“这一、二十天来，她不得安神，有辰光饭也没有心思吃。研究呀，攻啥个关呀，回来又是翻书呀，翻了书又把桌子板凳弄得乒乓响呀！”我不由诧异地问道：“为啥把桌子板凳弄得乒乓响？”杨梅娘扁了扁嘴：“把桌子板凳当绸机啦！”说着向桌上又唠唠嘴：“桌上都是她的书，不晓得她从哪里弄来这许多！”

桌上果然有不少书。什么《织绸操作法》、《提花织物研究》、《怎样消灭疵点》、《电力绸机原理》等等。她竟连保全部门的书都研究起来了。有的书是厂图书室的，有的书看得出是新买的。这时，杨梅那么温静、顽强而又俊俏的面孔，一下就显现在我的眼里。我们每天只看她们生产图表上红箭头长呀短呀的，谁知这红箭头的每一分变化，她们，杨梅和第二小组的同志，下了多大的苦心，花了多大的代价呀！

我晓得杨梅和她娘的感情一向很好，家庭安排得也很好，老太怎么对女儿生这么大的气？而且，她也该懂得女儿目前的工作多紧张呀！我和老太谈了一阵，心底才有了数目。原来老太看到杨梅白天黑夜的忙，人直朝下瘦，她舍不得女儿；又特别听到杨梅自动调了组，没有奖金，工资还要减少，意见就很大。她不明白杨梅为啥要这样做。她现在

故意和女儿赌气，家务事也故意攒下来一概不管了。目的是逼杨梅回到原来的小组里。这样苦也少吃，钱也多拿。老太是为女儿着想。

可是老太呵，你还不懂得，也没有看到你女儿那种天高海阔的胸怀呵！她的心眼里能够包藏着整整一个世界哩！

我想想，这多日来，杨梅真不容易呵！厂里，家里，九霞缎质量，娘和她的纠纷……

我对老太劝解了好一阵，又讲道理，又打比喻，直到中午才走。

到家，我的心却还丢在杨梅的家里。我为杨梅担心。九霞缎质量的提高，这两天是关头，杨梅够紧张了，何况家里又弄得这么乱……

下午三点多钟，我又到杨梅家里去了。我想，要是杨梅没回来，我就多帮她娘做些家务活。

这次进门，我不禁惊讶了。上午那种乱糟糟的情况，完全不见了；又象平常那么清爽而安静。天井是新扫过的，老母鸡在踱方步子。呵，杨梅在家，坐在矮木盆边洗衣裳哩。旁边一竹篮的衣裳已经洗好，两个小家伙骑在板凳上，嘴里嘟嘟嘟地“开火车”。却没有看见老太。

杨梅已晓得我早上来过。她说，上午她是同支书和小组长汪正英访问几个退休的老织绸工去的，向他们讨教九霞缎的疵点问题。她又说，这些日来，跟许多老师傅学到不少东西。她说得那样快活，好象小孩子拿到了他最喜爱的玩具。“提高九霞缎质量，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啦！”说着，温

静地笑着，仿佛家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事。

我担心地提起她和母亲的关系。

她笑道：“闹了好几天别扭了，还不是为了我调组。她想逼逼我，让我要求调回来，少累些，还有奖金，多拿钱。”我说：“是呀！我上午也和她谈了好一阵，她说这还不是为了你。”杨梅说：“她生的气可不小，损了纱帽，家务事也不管了，还声明不帮我带孩子了，除非我能听她的话……”我吃了一惊，忙说：“想不到老太这么固执，怎么办呢？”杨梅轻轻地笑道：“没事，云收雾散啦！你看，孩子她也带了，屋子收拾得那么干净，还帮我洗了一篮子衣裳哩！”我奇怪地说：“你同意了……”杨梅说：“哪里。你晓得，我娘受过大半辈子苦，我想，只要和她回忆回忆旧社会的苦，她的思想疙瘩会解开的。所以中午回来，我就主动找她谈心，我们回忆了解放前爸爸给资本家做工被机器轧死和我当童工的苦难遭遇，对比了现在的幸福，又和她谈了当前我们生产上碰到的难关——九霞缎的问题。”我忙问：“你娘怎么样？”杨梅说：“我娘就是这样的人，不通就不通，一想通呵，那个劲可大哩。她说，好姑娘，以后你就多想着厂里的事吧，把九霞缎这个关早点攻下来。家务事我全包啦！”

我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你娘到底是有觉悟的人呵！她人呢？”杨梅甜滋滋地说：“吃完饭，帮我洗了一篮衣裳，拎起草提包又去菜场，说啥要买副猪蹄膀煨煨，说是我瘦了，要给我补养补养身子哩！”说着，杨梅衣裳已洗好，盆水倒掉，又热烈地和我谈起这两天她们攻质量关的情况来。我听得

有兴趣极了，天快晚都不觉得。这时，忽听得天井里母鸡把翅膀舞得扑扑响，有人喊：“天夜了，还不晓得叫鸡上窝。”我扭头一看，原来是杨梅的娘回来了。

我不禁和杨梅会心一笑。

五

这以后，我们对第二小组的成绩更为关心，她们的红箭头，近一个星期来，象雨后竹笋一样，天天一大截一大截飞快地增长。最长的是杨梅，再就是小组长汪正英……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红箭头向后缩短。

九霞缎的正品率猛跳到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五、九十六、九十八，有两天竟到九十九……

小鬼张爱珍开心得整天嘴巴包不住牙齿。大块头阿姨拍打着巴掌说：“快要超过我们丁香缎啦，我们不能麻痹呀！”

每个人身上都鼓着一股劲，这股劲急待迸发出来。

在一次收工会上，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朱大年同志对我们宣布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下月起，我们这个小组也要生产九霞缎了。他问：“怎么样？怕不怕？”大家一条声地喊“不怕”，一个个高兴得磨拳擦掌。真怪，要在二十多天前宣布这消息，不谈别人，我恐怕就要吓慌了。现在没有一个人胆寒。大家虽然晓得，开始织这个棘手的九霞缎的时候，质量可能会下降，可能会碰到许多从未见过的困难，可是，